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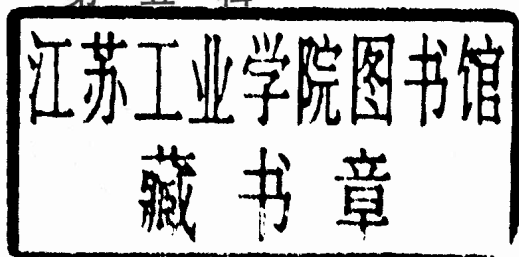
建水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建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建水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建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九年七月

目 录

回忆朱德委员长视察建水·····	向东升(1)
朱德委员长登朝阳楼参观古书画记实·····	张述孔(4)

建水县名的来历·····	杨 丰(10)
马可·波罗游历滇南的路线·····	杨 丰(16)
徐霞客滇南游踪·····	杨 丰(22)
建水汉族人口的来源和祖籍·····	汪海清(27)
最早到建水的外国探险队·····	汪海清(33)

我任教于桂林乡中心小学的始末·····	吴尚达(37)
我在曲溪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回忆·····	梁定洲(40)
曲江河水静静流	

——记一位地下工作者的脱险·····	杨鼎新(48)
历史不该忘记他们	

——怀念建水团山的几位农民战友·····	李 山(53)
难忘的知青生活·····	熊宝惠(57)
建水二中校园生活漫忆·····	姚开富(65)

建水纺织业小史·····	杨 丰(71)
民国时期建水修筑公路始末·····	汪海清(74)

我参加法武、尖山水库建设的经过

..... 谷存有口述 张宝亮整理(79)

小桂湖与杨升庵 张建农(83)

万氏嫖其人 李春光(87)

傅为亡与《来鹤堂图》及藏密斋 杨 丰(91)

陈端生与《再生缘》 汪海清(96)

敢于独行仁政的县令王立宪 杨 丰(99)

张履程与《云南诸蛮竹枝词》..... 汪致敏(104)

擅诗精书的邱廷栋 汪海清(107)

马征履小传 汪海清(109)

个碧石铁路公司总工程师傅少斋 张述孔(113)

何其清事略 汪海清(117)

著名草医钱会昌 宋宝兴(119)

滇南书画名家沈河清 段雪峰(121)

杨有堂师长巧治抢枪贼 杨汉斌 杨洪云(124)

医德高尚的胡昌秀 宋宝兴(127)

回忆师兄孙光宗 何炎华(131)

笔墨丹青绘风物 千古流芳气象新

——怀念国画大师孙光宗老师 沈安有(133)

建水碗窑古遗址 张建农(137)

燕子洞新石器遗址的发掘 王保明 汪致敏(147)

古彝文与临安毕摩会考 李春光(154)

历史名村团山 许儒慧(156)

叶瑞撰写的墓志铭..... 田丕鸿(166)

临安十肴..... 莫洪鑫(170)

滇味名肴汽锅鸡..... 杨 丰(175)

回忆朱德委员长视察建水

向东升

1962年6月中旬的一天,县委书记林建中接到省委通知,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要到建水,因雨季水多,建水至通海马脖子一段塌方,车子过不来,要我们去组织抢修。遂决定林建中在家作接待准备,由我前去修路。我早上出发到曲江后,为了来得快一点,就叫曲江糖厂的全体干部、职工大约100多人前去抢修。由于塌方量大,连天黑夜抢修仍不能通车。第二天早上又从小里寨大队抽调精壮劳力100来人参加抢修,直到下午3点多钟才算修好,勉强可以过车。附近水文站有一部电话,修路进展情况随时向家里林建中通报。到勉强可以过车时,林建中通知我到通海县委向省委来的领导同志汇报修路情况,并嘱我问一问是中央哪位领导来。我当即赶到通海,见到省委副书记周赤萍,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曙光,省公安厅副厅长马汉文。我汇报了修路情况后还说建中同志叫问一问是中央哪位领导来,他们一个也不答复。后来周赤萍说把这些情况向总司令汇报一下,并要马汉文到塌方地段亲自检查,看看车子能不能通过。马汉文实地看了抢修情况后,认为可以通过,说决定马上回通海汇报,要我在那里等着。此时我才打电话告诉林建中,可能是朱老总来,林建中说我已经知道了。后来听说是周赤萍电话告诉林建中,来的客人是朱

字加一笔。我在马脖子塌方段一直等到朱老总的车子及随行车队安全通过后,才跟随回城。州委书记梁维英知道后,也立即赶到建水迎接。

朱老总到建水已经是下午6点多钟,到吃饭时已快天黑。除梁维英、林建中陪同吃饭外,县委的其他同志都没有陪同。

朱老总于民国三四年(即1914年、1915年)当营长时曾驻防建水,就驻在陈官屯村平山顶的南教场。此次故地重游,朱老总原想在建水多住一天,因当时接待朱老总的县委后楼,直上直下的楼梯又高,又无卫生间,十分不便,为了方便安全,朱老总的侍卫长坚决不同意多住,一再要求留下多住一天也不行,第二天就要到个旧。林建中和我们几个商量,因雨路不好走,平山顶南教场也去不了,只好请他们到东门楼上远远地看一看,同时把收藏的字画拿出来让他看看。我又赶到文化馆去安排,摆些什么——作出交代。如古画十八罗汉图,岳飞书写的诸葛亮《后出师表》,还有古代画家沈周的一幅画等等,由文化馆姓王的一个老同志负责连夜布置。

第二天早上,朱老总起得很早,陪同朱老总在县委后面球场上散步时,我也在场。朱老总问我是哪里人,我答本县西庄人,又问西庄现在还有没有土匪,我答早就没有了。我想可能是当年他在建水时,西庄可能土匪不少,才会这样的。

早餐后朱老总临走时,林建中来不及请示,就叫我去叫人通知机关干部速到球场上集中,一个叫一个,马上就来了,大家见到了朱老总,并鼓掌欢迎。后来大家都说林建中办了件好事。

除朱老总及随行人员和梁维英外,县委的林建中、我和蒋程高(副书记)陪同到东门楼。先在南边的台子上远远地看望

南教场,并由我介绍一些情况。我说当时的南教场除留有一小块三合土的球场外,其他的已经全部开成地,种上庄稼,去那里的路不好走,只能请您远远地看一看了。朱老总点点头,凝神注目观看,若有所思。我想,他后来“昔年军住地,今日作良田”之句,就是由此而来。随后到屋里看摆出来的字画,他兴致很高,看得很认真。当看到岳飞写的《后出师表》时,我说有人说这不是岳飞的真迹,是假的,朱老总说假的也好。

按原先的安排,看了东门楼后就送朱老总到燕子洞。在燕子洞把姓段的师傅和他的徒弟叫在一起,朱老总问了一些哪里人,多大年纪,生活饮食等问题,只记得姓段的说他是某年生,咸丰几年,同治几年,光绪几年,宣统几年,民国几年,解放后几年,总共是104岁。在燕子洞时间不长,休息一会就到个旧去了。我们也就回建水。燕子洞的吊脚楼当时是木柱木板,有的地方外面已经腐朽,只能靠里边墙角通过。后来省里给了15000元修理,才修成水泥柱子水泥地面,是由杨文发去负责修理的。

朱老总到个旧后曾写了“夏日访临安,欣然改旧观,昔年军住地,今日作良田。械斗之风息,人民建乐园。边疆如此固,邻友亦同欢”的诗句及“以锡为主,综合利用”的题词。林建中知道后曾对我说,我们当时就没有想到请他老人家给我们写几个字。我知道的朱老总到个旧、建水此行,就是写了这样两幅字,后来又流传还写了燕子洞的一首诗,“燕子多,燕儿舞婆娑……”,我见过这首诗,记不得全文,不知是回去后所作或是后人杜撰,就不清楚了。

朱德委员长登朝阳楼参观古书画展纪实

张述孔

夏日访临安，欣然改旧观。

昔年军驻地，今日作良田。

械斗之风息，人民建乐园。

边疆如此固，邻友亦同欢。

这是敬爱的朱德委员长 30 多年前视察建水时留下的五言诗。

朱委员长离开我们已经 23 年了。每当我重温他老人家为建水人民留下的这首光辉诗篇，对他老人家专程来建水视察，健步登上朝阳楼，参观文化馆陈列的古书画展及亲切接见工作人员的情景，仍音容宛在，历历在目。

建水县城，旧称临安府，后改为建水县。历为边陲屯兵重地，堪称滇南重镇，也是朱德委员长早期从事革命活动和生活过的地方。早在 1914 年——1915 年间，朱委员长曾屯兵于建水，演兵于南校场。

建水朝阳楼，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屹立于县城中央，距今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是建水古城的象征。建筑巍峨，气势宏伟，甲于全滇。

1962 年 6 月 17 日，夏日东升，朝霞满天。朝阳楼上下，收拾得整齐洁净，犹如披上节日盛装，更显得壮丽辉煌。楼阁四

周，喜燕群舞，分外欢腾。文化馆一楼阅览室内，陈列着历代名人字画、古书画帖，专候朱委员长登楼亲临视察。我和王泽霖同志，是头天晚上接到县委通知，一早专候在朝阳楼上，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等待着敬爱的朱委员长的亲切接见。

上午九时，七辆小轿车，自县委会方向，通过大街缓缓地向东驶来，分别停在朝阳楼下，车门一开，敬爱的朱德委员长，身着蓝布制服，头戴灰色布帽，走下黑色轿车。当时已是 76 岁高龄，仍身材魁梧、神采奕奕。在省、州、县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健步登上朝阳楼，他不停地抬头望着屋檐下的斗拱雕刻，慢慢地走进了阅览室。

墙上挂着的巨幅《十八罗汉》图，是我县自清代以来就收藏的八幅名画。敬爱的朱委员长走至画前，细致观看。他老人家边看边问王泽霖同志道：“这画你们是怎样得来的？”

老王同志回答道：“此画原来收藏于旅个同乡会馆，土改后由旅居个旧的人民代表运来，交文化馆收藏。”

朱委员长指示说：“这是全县人民的珍贵财产，应该好好收藏，认真保存。”

我在一旁答道：“我们都用锌筒装着，放置在特制箱内，还放有樟脑，防虫防腐。”

朱委员长满意地点头道：“这样很好！”他老人家仔细地看完罗汉图，见画卷上没有落款，又问我们道：“这画出自何人笔下？什么年代？”

老王回答道：“从绢质墨彩鉴定，属晚清作品，画幅没有落款，可能出自佛门弟子笔下，不愿署名。”

朱委员长赞同地微笑着说：“佛门弟子，不愿署名，这有可能的。这种工笔画，笔法细腻，人物神态，栩栩如生，不愧为珍

品。”

朱委员长对其他山水花鸟的古画，也看得非常仔细，他边看边品，边指边问，谈笑风生，平易近人，态度非常和蔼。阅览室内，无拘无束，充满了活跃气氛。他拿起一本绢制《岳武穆墨迹》的字帖，写的是诸葛武侯的《出师表》，帖上盖满了历代帝王宰相、文人书家的收藏印鉴，朱委员长看得出神，并很有风趣地用四川口音问王泽霖同志：“你看这本字帖是真的还是伪的？”

王同志不加思索地含笑回答：“伪的！”

朱委员长进一步问道：“何以见得呢？”

王同志从委员长手中接过字帖解释说：“岳飞写出师表，只写过一次，是用大绢写的。我看过石刻拓本。”他翻开其中一页，指着盖有“宣和”年号的收藏印章继续解释道：“这显然是后人为提高这本字帖的价值，才盖上帝王年号印鉴的。但‘宣和’是宋徽宗年号。宋时钦徽二帝，被金兀术掳去金邦，当了俘虏，岳飞率部出师，就立志直捣黄龙，迎接钦徽二帝还朝，但夙愿未了就被秦桧害死。假就假在这个印鉴上，若盖有岳飞年代之后帝王年号印鉴还可信，而‘宣和’年号，是在岳飞年代之前，这就反弄巧成拙了！”

听了老王这番解释，朱委员长露出慈祥的笑容，赞同地说：“这个推断有道理，有道理！这本帖虽是摹本，但还是很像的。”接着，从衣袋里掏出一本红壳笔记本，翻开其中一页，递给老王同志说：“你留个名字给我好不好？”

老王接过笔记本，由于心情激动，双手颤抖不止。还是县委书记林建中在一旁鼓励说：“慢慢写，只要写上‘云南省建水县文化馆王泽霖’就行了。”

老王同志这才伏在桌上，恭恭整整地留下自己的地址和名字。朱委员长接过笔记本，紧紧地握住王同志的手，又继续了亲切的交谈：

“听口音，你是昆明人吧！”

“是昆明人。”

“什么时候来建水？”

“1950年。”

“一直在文化馆吗？”

“是的。”

“工作怎么样？”

“还好。”

“好好工作，好好工作”！接着，朱委员长又翻阅着一本陈荣昌书写赠送唐继尧的字帖。他老人家看得非常仔细，上面有“莫赓督军”四字已抹去，但字迹还隐隐可辨，朱委员长问道：“这是你们收藏的吗？”

我在一旁答道：“不是，是我县邱梦松老先生收藏的。”

“莫赓系唐继尧的字，看样子是后代流散出来的。”

“据邱老先生说，他以50元大洋买来的。”

“岳飞那本帖，也是他收藏的吗？”

“不是，是王国昌收藏的。”

“他们愿意卖吗？”

“都愿意卖，但我们没有出上价！”

“要多少钱啊？”

“都要50元。”

朱委员长转向林建中征求意见道：“50元，我看不算贵，就让他们买下吧！”

林建中面向我们道：“你们就买下收藏吧。”

朱委员长又继续着对我们的谈话，问王同志道：“陈荣昌算是你们云南的四小家吧，我在昆明看了三家的书法，来建水又看到陈荣昌的，可把云南四家的书法看全了。”他老人家又拿起了两本木刻版《南诏野史》翻阅着。

“《南诏野史》你看过吗？”

老王同志回答：“看过。”

“修的什么啊？”

“汇集了《南诏正史》以外史料编成野史，对研究南诏历史很有帮助。”

“正史我在北京看过，野史还没有看，你们收藏几套啊？”

“两套。”

朱委员长以征询的口吻问王同志：“这两本我想带去看看好不好？”

“好！”

朱委员长很有风趣地转向林书记说：“那你们就得割爱罗！”

林书记回答说：“没关系，请委员长带去好了。”

“那就谢谢你们！”接着，朱委员长将书递给秘书收管，他还问了文化工作的开展情况，我们都一一作了汇报。朱委员长又向我伸过手来，我顿时心情激动、热泪盈眶，马上跨步上前，紧紧握住他老人家的手，如有一股热流，涌注全身，觉得倍加温暖。

朱委员长亲切地问道：“你叫啥名字？”

“我叫张述孔。”

“什么时候进文化馆？”

“1951年。”

“工作怎么样?”

“我很热爱文化工作。”

“好好工作,好好工作!”朱委员长转向秘书道:“南校场还去不去?”

“我去看过了,现在已开成水田,种上水稻,过去的遗迹全不见了。”

“那好,就去个旧吧!”朱委员长走出阅览室,缓步环楼一周,俯视全城建设,欣然改观。并往东南隅的南校场注目远眺。昔日屯兵之地,今日一片葱绿,变成良田,不胜感慨万分。随即信步下楼,坐上轿车,当汽车启动时,还频频往窗外向我们招手告别。

敬爱的朱德委员长至个旧后,当天即挥毫为我县各族人民留下本文开头那首五言诗篇(原件后已被北京征存,省博物馆存有复制件)。我们已遵照朱委员长指示,于当天照价购获两本字贴在馆内收藏。

建水县名的来历

杨 丰

建水这一地名,其含义究竟是什么?从现代汉语的角度顾名思义,是“建设水利”的意思。但从历史资料考证,这一名称缘起古汉语,本意为“大海”,与建设水利之意大相径庭,风马牛不相及。

一、建水得名始于南诏

建水这一地名最早见于《宋史·度宗纪》,记载的是咸淳三年(1267)南宋的一支军队,由广西邕州(今南宁市)经特磨道(今文山州),攻入蒙古军队占领的大理国境,矛头直指建水州,擒其知州阿孛以下 300 余人。建水的得名见于《元史·地理志》,在“临安路”条目下记有:“建水州,在本路之南,近接交趾,为云南极边。汉故建水城,唐元和间蒙氏所筑。古称步头,亦云巴甸。每秋夏溪水涨溢如海,夷谓‘海’为‘惠’,‘历’为‘大’,故名‘惠历’,汉语曰建水。”明代谢肇淛撰《滇略》称:“建水州,附郭,唐乌么蛮地,蒙氏城之曰惠历,汉语为建水,元置州。”清嘉庆《临安府志》也大抵如是:“唐属茂州都督府,元和间南蒙窃据,筑惠历城于巴甸,译为建水。”由以上记载可知,距今 1180 多年前的唐元和年间(公元 806 年至 820 年),统治云南的南诏国(因其开国国王为蒙归义,旧志便称为蒙氏或南蒙),在建水筑惠历城,置建水郡,惠历为古代少数民族语,

意思是“大海”，因为古时建水坝子里溪水涨溢如海，故而得名。也可知建水这一名称是由“惠历”翻译而成的古汉语，并非少数民族语音。

二、“建水”是“建瓴水”的略语

“建”字的含义，除了建立、建设等之外，在古汉语里，是否还有其他意思呢？查《康熙字典》，“建”字的又一解释为：“覆也。《史记·高帝纪》：‘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注：居高屋而翻瓴水，言向下之势易也。”再查《辞海》“建”字条目：“通‘漈’，倾倒。见‘高屋建瓴’。这样，“建”就是“漈”的异体字，“建水”在古代可以写成“漈”的异体字，“建水”在古代可以写成“漈水”。至于“漈”字的释义，《辞海》释为：“犹‘倾’，泼；倒。”因而漈水就是泼水、倾倒水的意思。为进一步弄清古“建”字的含义，再查“高屋建瓴”条，《辞源》称：“喻居高临下，势不可阻……建，倾倒……瓴，盛水瓶。”《辞海》也谓：“把瓶水从高屋脊上向下倾倒。比喻居高临下，不可阻遏的形势。《史记·高祖本纪》：（秦中）地势便利，其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由此可知，“建水”（“漈水”）就是“倾倒水”的意思，也就是“建瓴水”的略语。又，《六部成语·工部》一书对“建瓴而下”的注释为：“河水自高处下注，如房瓦之层层而下。”清乾隆年间，云贵总督张允随就指出，滇省的水势特点是：“其水各由山出，势若建瓴。”这种“建瓴水”的形成是由于云南除了高山大川之外，还有众多的山间盆地，每逢夏秋之季，降雨量大，各个坝子都必须承受四周高山上倾泄下来的洪水，而建水盆地由于向内的山坡延伸较广，径流面积较大，一遇降雨便山洪暴发，犹如建瓴水从高屋上倾泻下来。而建水

坝更是“水由山出，势若建瓴”，因其典型的地势成了滇省“建瓴水”水势的突出代表。

三、“建水”本意为“大海子”

建水坝子是个山间冲积盆地。在几亿年前古老的地质年代里，曾是一片古海，沉积下深厚的石灰岩地层。后来地壳发生强烈的造山运动，行成高山深壑。四围高山经过雨水冲刷，“建瓴水”挟带大量泥沙填满深谷，才出现平坦的坝子。据地质勘探资料表明，坝子里的沉积物厚度有的地方竟达千米之多。但是这个坝子在古地理方面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没有泄水的口子，完完全全是一个封闭型的山间盆地。因而“建瓴水”一下来，整个盆地都变成一个相当宽广的山间大湖，宛然一片汪洋“大海”。可以想象，古时这个“大海”的水只有汇积到超过坝子东边低矮的小丘，才能漫过山脊排泄出去。坝子西边两山之间有一条狭长的沟槽与石屏坝子相通连，这样，建水坝子和石屏坝子就成为联成一体“惠历”古海，现在的石屏异龙湖仅是这个海中的一个锅底塘。这个观点最早是由著名学者袁嘉谷在民国初期纂修《石屏县志》时提出来的。袁老先生在考察和对比石屏、建水的地理地质情况后指出：石屏“城下之石系水成岩……建水之莲花池亦均有之，且其石之色之质同一，显系一水所成”。老先生又观察到在石屏坝子边沿距异龙湖较高的地带遍布沙子，甚至有“萧家海”等的地名，断定这一带定是古代石屏大湖的边沿，再从这一带的海拔高度推论出：“湖水之度数在数千年以上必较高于今日，而与建水坝成为一海。”当然这个时期大约还没有人类在这里生存。

又经过若干千万年的沧桑变迁，横贯石屏和建水两个坝子的中部，出现一条东西向的地震断裂带。这条断裂带通过